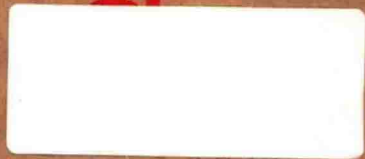


血鬻周刊
第一卷
六期

(內台灣資料)





讀仙夢 文詩擅曲崑善 (人夫錢亦劉) 士女芸織鈕

李月華女士



王守珍女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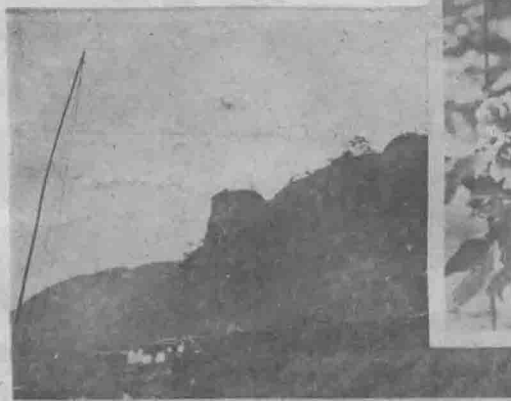
士女瓏玲小



士女芳艷王



攝初街橋 臺釣陵子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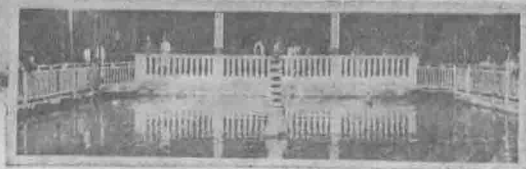
攝榮光徐 丹 牡

千
步
沙

張
乾
坤
攝



攝麓鑫李 躍魚泉玉



血 湯 週 刊

第 一 卷 第 六 期

不 平

千 里

此次中央全會，所議決各案，大抵為國家人民着想，苟能一一實行，未始非復興之基；但其中也有不甚公平者，則為各級黨部室內工作人員的裁減。

冗員是應裁的，若事實上並不冗，而再加裁減，則在辦事上必然發生許多困難。此項縮減黨務工作人員，影響最大者，為省市黨部；中央與縣，並無何等重大影響，所以現在也專就省市黨部來說。省市黨部的原有組織，為『組織』『宣傳』『訓練』等部會，除部長主席而外，尚有秘書一人，其下各分指導統計等科。每科設有主任助理幹事各一人。部長多由執委兼任，習慣上向來不大管事，所有工作，均由秘書負責，所以秘書的工作，是十分辛苦的。其他各科人員。屬市黨部的，因範圍較小，尚不甚忙碌，省

本 期 要 目

封面：清道	攝影：二	插畫：八	長篇小說：二	毛姑娘	文字：楊衡初	不平	日人的公敵	徐文鏞	中央要人的自訟	洪鈞	大情人	琪	自殺	兩	印度國果會譴的批判	千里	祝壽	良	民衆現在需要的是什麼	老	麗的威力	神	可憐的台灣(一)	一	借外債	天	神祕的上海當局	秋	難才	龍	女團長	千	防病和治病	雨	八百名衛隊	非	飛機襲擊	子	失戀後的一夜(五)	吉	讀者信箱	宇	如何應付	三	長篇文字	木	戀愛談義	三	長篇小說	觀	露水因緣(第六回全)	冷	東方神俠傳(第六回全)	馮	女學生外史(第六回全)	吉	海外仙山記(第六回全)	殘
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	-------	-----	---------	----	-----	---	----	---	-----------	----	----	---	------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----	---	-----	---	---------	---	----	---	-----	---	-------	---	-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	---	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	---

黨部的「指導」編審等科，則如現在的支配；人員尙覺十分忙碌，自辰至酉，絕無一刻空閒。若照中央新定組織法，改部爲科，則其勢必改科爲股，而將助理幹事裁去；以人的能力，去應付幾個人尙忙不過來的「工作」，是否能夠實行無礙，實係一大疑問。若再就行政機關以比較之，則其不平尤甚！

黨務機關，卽有冗員，其勢決不如行政機關之多，則可斷言。今於黨務機關，既嚴加規定如此，而於行政機關，除却籠統的一句話而外，並無切實辦法，其不平爲何如？

誠然，從事黨務工作是應該犧牲的，卽使忙得沒工夫睡覺，亦不能有所怨望；但行政機關的人員，亦並非叫他們享福來的。做官的「享福」觀念，在中國人的思想中，早已根深蒂固。一個大飯桶，而得大官，則必有無數的飯桶攀援。以做不大不小的官；無數的飯桶鑽營，以小官。所以一批中小飯桶，非大飯桶的親戚，卽大飯桶的朋友。則所留僅

足辦公的小職員，裁之將用何人辦公？裁飯桶之，則此一批飯桶將向何處吃飯，而在大規定，而欲各機關長官，自動去裁，事實斷難辦到。

如果黨務機關裁減，而政務機關不裁減，則中央將何以平此不平？

我到蘇門答臘，不甚久。此地係南洋羣島中的一島，我國同胞的僑此者並不甚多。惟在商業上頗有勢力，故常爲當道所忌視。新近發生一件事，關係雖小，然於此亦足以見我僑胞困苦的一斑。

僑胞孫君，在此地經商，已有十餘年，爲人極忠厚，而又極胆小，故從未與人發生任何爭端。另有西人某，與孫君同業，而極忌孫君。兩月之前，因貿易往來，由該西人給與孫君支票一紙，到期往兌無

義憤（蘇門答臘通訊）

徐文標

着。孫乃據票請該西人掉換。如華人對西人有此項行爲，西人早以行使僞票起訴，孫君反善言懇求，在情理上說，已萬無發生糾紛之慮。不意該西人將該假支票奪回，反與孫君爭鬧。孫君以爲數不多，忍痛而罷。不意次日，當局忽派警將孫捕去，到警署後，方知西人告其公然辱罵。在習慣上，我國僑胞，與西人早無合法的辯證之權，故未經訊問，即被拘押。孫君有日本友人龜田一郎君，時適在孫處，得訊，

即往該警署，厲色爭辯，并痛斥警署不應聽信一面之詞，警署詞窮，始得保出。而孫君因顏面關係，又恐該西人再圖陷害，堅囑弗向衆宣佈。據孫君告記者：謂此種事實，在南洋羣島，係習常見慣之事，不足爲異！可謂沉痛之語！日人與我國同種同文，而積陳甚深，然其中對我國表同情者，亦不在少數。龜田君此舉，大半雖爲友誼，一半亦由於義憤。此則應表示感謝者也。

中央要人的自訟(二)

洪鈞

在刷新政治的第二項中，痛快淋漓的文字尤多，現在請引他第一節：

「今之各部，大抵各自爲政，自忘其爲整個政府中之一體。對於執行政務，不但無通力協作之精神，亦往往侵越其他機關之權限，紛爭攘奪，輒無已時。究其實際，皆祇爭權限而不盡責任；主管事項，則包羅萬有，實際設施，則十無一舉。此皆由主管長官，不自明其地位與責任，而曹司椽吏，罔知大體，先存此疆彼界之心，祇爲鋪張門面之計，致政務設施，重複者有之，衝突者有之，互相遺棄而不舉者有之，政令紛淆，系統凌亂……」

點：

這一段批評中，其最可注意者，共有二點：
(一)各政務機關，祇知爭權奪利，而不知通力協作；
(二)執行政務時，不負責任。

中國人的權利觀念，比任何國的人民都來得深入。越是一批「官坯」，其權利思想，更自高人一等！他們的做「官」，原來的目的，就在於「做官的權利」。因此對於應辦於公務，就在下面這樣幾個念頭中斷送了。

(甲)該辦的公務，如果沒有什麼利益的，他們就想：「這且由他吧，橫豎沒什麼要緊，何必着急？」

(乙)如果是該由兩個機關會辦的，他們就想：「橫豎不是我們一方面的事情，且等他們去辦吧！何必自討吃力？」幾個該會辦的機關都如此想，這件事還有誰去辦？

(丙)應行改革的事，他們就想：「對本機關又並沒損失，何必費心，多招人怪？」

日人的公敵良心。數日前，海關又破獲大宗烟土，價值二百萬兩，據傳又係日本人所為。運輸毒物，久為國際所不許。日人歷次運輸此種毒物，中國人民，固大受其害，但在日本，日人，非但受惡名，此種敵，實亦日人的公敵！

(丁)應與辦的事項，他們又想：「對我們，又沒利益，何必多事？」這樣幾個何必，國事便永無濟甯之日了。這還算是良心見識的官吏；等而下之的，就只知道：「於我有什麼利益了！」

在外國人的充任官吏，在國家方面說，乃政府給予人民的公權；在人民方面說，却是替國家應服的義務。一到中國，一個人的觀念中，就成爲一種職業了！得一個機關，便如盤着一個鋪子。所以他們在預備經營一個機關的時候，必須先細細的打聽：「某機關有多少收入？某機關的打聽：『某機關有多少收入？』」至於多少薪水，水，倒不在他們意中的。因爲光靠薪水，還不夠他們孝敬上司的。聯絡士劣；如做官而單靠薪水，那是呆子幹的勾當，聰明的人，怎肯去做呆事？他們的觀念如此，所以對於自己沒有能力辦這件事？有沒

有經驗處理這個機關，是非他們所問的。一個機關接手以後，便如一所舖子，已盤盤下；不過商業中盤店須出盤費，而他們所出的，乃是上峯的運動費罷了！（編者按：有些機關移交時，須由新任拿出一筆移交費，那便如盤頂生財的勾當了。）接手的關第一件事，便是擇吉重張，調換夥計。因為關於有收入的事，如不用自己的心腹，會被他們揩油去的事，如國家收入之減少與否，原是另一個問題，而自己出本錢做官，對上要負責任，背風火，却讓別人去得好處，自然覺得太不值得了。

像這樣的「做官」

「大情人」

近日影戲廣告上，常有「大情人某某」的字樣看見。這「大」字，不知其意義如何？如果說是對於年齡幼小的「小」字而言，我們頗覺得他們多費字句。若說並非年齡大小的分別，則所謂「大」，其情景如何？誠「匪夷所思」！

琪琪

飯碗，未免也要跟着發。此疆彼界之心？別顯明的事實，可以證據的；譬如有一種機關，甲機關有收入的，他們可以以把收入截留一部份，拿來發本機關的人員的薪水；假使收入僅足發薪，則他們可以一錢不欠，全數截留。乙機關是沒收入的，他們欠薪欠到十個月，八個月，家裏餓得要死，甲機關難道扣自己少發些，打個折所謂做官者，其歷來情形既如此，一時要想弊絕風清，自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。我以這雖是多方

需的事情，但其根本原因，則完全在「權利」；而消滅「權利」之見，又必須從多方面下手，所以這就難了！

再看原文的第二段中的幾句話：

「……祇問關係，不問賢否，下屬無恥以待進，高明裹足而不敢，各級政治，遂有才難之歎！今後軍閥既除，視聽統一，不患真材之不為黨國効命，但使領導得宜……俾其服膺主義，共同努力，初非難事……」

這一節，有許多話，已在上邊說過，不煩再說。我們以為此後賢才之是否能為黨國之用，須全看政府方面的努力。光靠考試，是不中用的，從實際上說，現在的考試也自有他的弊點，就是：

(甲) 資格的限制太嚴，無資格的賢材，仍有遺珠之憂。

(乙) 因考試久為熱中利祿者之終南捷徑，淡於名利的，反不屑赴考。

有這兩個缺點，所以一方面，對於考試

制度，尚須加以澈底的改革，而搜求賢才的工作，亦不能不另向他方面加倍努力。況且現在所謂考試者，仍不免「祇問關係，不問賢否」的弊病，則關於主試人員的選擇，尤須審慎。如果實行考試，而仍免不了面情主義的結果，不過給主管人員以很光明的排斥無關係的人材底機會而已！ (未完)

自殺

自殺，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一回事啊！

雨辰

可是在這個年頭，會局九月份的自殺統計，自殺的事體，時常件數

百分比

經濟壓迫 三一 一七 九二

婚姻問題 五 二 八九

墮落 四 二 三一

失戀 一 〇 五八

家庭問題 二四 二 八二

營業失敗 四 二、三一

疾病 二
 遭盜被騙 二
 賭博 五
 妻隨人逃 三
 口角 七
 不明 四
 其他 二
 總計 一七三
 短短的一個月當中，計一百七十三之多，這是有統計的；其他沒有統計，報紙不及披露，人不知鬼不覺的那種自殺，真不知有多少！據孔德這位學者說：「自殺是背乎理性命令的，是一種惡行。」所謂理性的命令，就是無上命法。其意是認為自

己可爲者，同時亦爲一般人所爲，因此理性的命令，是具有普遍性的，是不能不遵守的，自殺之爲惡行，就是牠違背了無上命法的普遍性；倘人類皆自殺，則人類不從此滅絕嗎？其實，自殺是再愚蠢沒有的事，正如某文藝家所說：「：

：不說別的，報館訪員就可以多一段新聞，Kystaria's 的女子可，以暫忘却煩悶，沒有暢愛人的大學，可以暢談自殺來銷愁。」社會上並不因爲你自殺而起濤湧之心，因爲你自殺者對於其他準備自救者馬上想方法來救濟，充其量不過慈善家立一箇石碑大書着自殺者止步而已！衛延殘不是全家都自殺嗎？他的兒子妻子是已經早做了黃浦灘頭的新鬼，而他自已還險些兒受法律的制裁，如果他決心死的話，決不至於現

在還活着，可見自殺無非出於一時氣憤，只要把這憤然之氣平息下去，即令當乞巧兒也未始不可苟且偷生下去。『自殺！與自殺！』很明顯地表現着！泱泱大國，民風度太沒抵抗性，我實在不希望社會局有這種統計；但是這一個統計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取消呢？所以我們希望一天減少一天，都是不可能的，還談得到沒有嗎？但是據社會局言，比較上月份少九件，未始不是差強人意的話。

印度圓桌會議的批判

千里

印度的要求自治，運動已久。不列顛因國內的失業危機，與印度非武力抵抗的繼續，俱足以妨礙帝國的安全，故不得不有圓桌會議的召集。印度民族的自覺，已有猛晉的趨向，他們的目的，在乎完全自治；與英帝國所屬的其他子國，一律平等。查英帝國的屬國，如南非聯邦，故拿大，澳大利亞聯邦，新西蘭等，其自治權俱非常發展，在國際上彷彿爲獨立國。在印度方面，要求享同一的自治權，實係情理之常；但在英政府一方，如准許印度完全自治，將逐漸失其操縱世界霸權的威力，必難同意，所以開桌會議，在事實上決無成功可能！

居於印人及英政府的緩衝地位者，則爲印度各王公。其主張，亦比較人民爲和緩。因印度人民的意思，在於完全脫離英帝國的羈絆，而完成其獨立自治，與英政府絕無妥協之可能；而王公則主張仿照其他子國，設立聯邦之例，並無獨立的傾向。觀於芮華王公

的宣言：「印度各王公對於印度思想界領袖所抱的合法願望，深表同情。各王公極端擁護英皇，荷聯邦制可使王公所擁護者，逐漸喪失，則王公亦不願加入。」此宣言中所最可研究者，所謂「合法的願望」，其「合法」究指如何程度？印度思想界的願望，實在民族的獨立；脫離英帝國主義的控制，而芮華王公乃謂「各王公極端擁護英皇，荷聯邦制可使所擁護者逐漸喪失，則王公亦不願加入」，對於擁護英皇的志願，如此其誠，則其對於印度思想界的主張，甯能加以贊助？所謂「深表同情」之「合法願望」，其性質亦因此可以想見。再就阿爾華王公的發言以證之：

「印度王公國不求新土地或權力，但求其盟約與條約之實施……有兩種辦法，可擇一以行之：即政體上之「東方觀念」，或「西方觀念」。所謂「東方觀念」者，英屬印度，不妨復成王公國；此舉可較真正自主，更與英王接近；並永與英王聯絡。此乃達到自治

地位最近而最速之途徑。所謂「西方觀念」，即印度負責自治；選舉權一語，已發生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衝突，而使民治的印度；與印度王公國間將來關係之調和，愈形複雜：

從這一席發言看來，可見印度王公，正在實行其「趁火打劫」之計，乘印度志士熱血換來的機會，以求「王公制」的復活。既然說「可於兩法中擇一以行之」，而又下：「王公制將永久與英皇聯絡，且為達到自治地位最近最速之途徑；印度負責自治的批評，則其野心更灼然可見！印度人民的願望，在於負責自治；而王公竟斥「負責自

則欲以印度王公代表印民利益者，豈非夢想。蓋彼輩方在竭力買好英皇，以求「王公制



的實現，那里還能夠到印民的利益？深厚。這過於中國；而王公的萬惡軍閥！印度人民於中國。殘民以逞「」的公雙重壓迫之下；欲在成。在英帝國主義與王公的難實更過於中國；而在民治的願望，其與王公未會消滅以前；而在

今日之後新中國

度。的。王公，則亦。功。功。擴。利。印。不。定。由。上。面。的。觀。察。可。斷。使。圓。桌。會。議。有。所。成。成。的。利。用。王。公。以。運。動。的。激。烈。；。懲。於。府。毫。無。關。係。除。此。一。批。為。帝。國。主。義。者。瓜。牙。之。王。

由上面的觀察，可斷

公不能實現也。

一九二一、一七於上海

祝壽

祝壽原係滿清官

吏的惡習，革命後，久已高呼廢除。因為高級官僚，往往借此以為斂錢之法，而僚屬又以此為運動之階，故國民政府成立後，禁止做壽之說亦甚盛。近日忽有蔣主席張長官等發起，為陳主席調元母祝壽之說，這雖是一件小事，而在風習上，却頗有注意的價值。

先哲說：「君子之德，風也；小人之

良心

德，草也；草上之風必偃！」（這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，是指「在位」「不在位」而言，與品行無關。）所以當局的一舉一動，無論如何細微，必須十分留意，足為未僚及人民表率。蔣主席和張長官都有「表率百僚」的責任，而如發起與人做壽，其流風所及，恐猶不僅做壽而已！

所以：這件事如是報紙的誤載，則

我很希望有事實來證明此說的虛偽。如確有此事，則我希兩公之有以挽救此類風！

民衆現在需要的是什麼？

老神

——民權在那裏？——

近來一般自命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，大概多半祇看三民主義的講演，絕不看孫文學說；祇記得建國大綱，却忘記了民權初步。故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口號，早已高唱入雲，可是却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叫着「實行民權初步」的口號！在一般忠實信徒看起來，如果到了訓政時期，還要喊着「實行民權初步」的口號，便同拿綬字連句法去教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一樣，至少總含有譏笑他們，甚至於侮辱他們的意思。其實，這個民權初步乃是民主義和法治主義的起點，實行專制主義固然用不着這一套，如果要實行合議制，恐怕這個民權初步就是初發蒙的三字經了。因為合議制的唯一的法寶就是會議；中國人眼中所謂會議是怎麼樣呢？且看中

山先生說：

「嘗見邦人之所謂會議者：不過聚於一堂，每乏組織，職責缺如；遇事隨便發言，彼此交談接語，全無秩序。如此之會議，吾國社會殆成習慣，其於事體，容或有可達到目的之時，然誤會之端，衝突之事，在所不免，此直謂之爲不正式不完備不規則之會議可也。」

如果地方上一般鄉約地保，爲打醮求雨，念經齋孤等事，開一個隨便發言全無秩序的不正式不完備不規則的會議，倒也用不着去替他們擔心；如果是一個政會之所由出，國是之所由定的最高會議，也照樣的隨便交談接語，全無秩序，那就不得不教人擔心了。正式的完備的規則的會議，被這般隨便談話的先生們弄成了不正式不完備不規則的會議；當然，那些不正式不完備不規則的會議，反而被這般隨便談話的先生們當作正式的完備的規則的會議了。三三五五，隨便交談接語，便是邦人會議的習慣，無怪乎三五人

的談話會，効力居然高出於全體的正式會議之上；更無怪乎聰明一點的人，當開正式會議時便以一走了事，當開談話會時却不遠千里趕上了。

歐美各國常常自誇他們的民治的精神和法治的精神，其實民治主義和法治主義並沒有什麼多大的精微奧妙，能夠運用民治主義和法治主義的人民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，至多也不過能夠開會議，並能夠服從會議的議決罷了。因爲在民治主義下，個個人都是小皇帝，在法治主義下，個個人的意思都是法律。但是無數的小皇帝怎樣能變成一個大皇帝呢？無數的法律怎樣能變成一種法律呢？他們唯一的變戲法的地方就是議會，故會議就是無數的小皇帝團結成功一個大皇帝的轉輪所，就是無數的法律結合成功一種法律的製造場。整千整萬的把戲，層出不窮的戲法大家都聚會在這一個會議席上去開演。你要哭，走到會議席上去哭；你要怒，走到會議席上去怒；你要笑，也得要走到會議席上去

笑。你要玩傀儡，到會議席上去玩；你要耍狗熊，到會議席上去耍。你要做人，也得要到會議席上去做；你要捧角，也得要到會議席上去捧。你有偷天換日的本領，也得要到會議席上去顯身手；你有競長爭雄的能力，也得要到會議席上去出風頭。

但是沒有民治素養的人民却不然，他祇能在黑幕裏搗鬼，一上會議場便如同上殺場。慣會吹牛拍馬的劉姥姥，在鄉村中談今道古也說得嘴響；可是一進了大觀園，便伸手也不是，縮手也不是，自慚形穢了。如果教這般人擁進會議場，造成『有規則之會議』，『提議一案也，必先請於主席以討地位，得地位而後發言；既提之案，必當按次討論，而後依法表決。便好像教魯智深削法修行，吃齋念佛了！所以我認爲目前最大的問題，並不在鋪張揚厲的實行某種政策，却在按部就班的實行民權初步。

編者按：此一篇文字，可與上期『懂得民權初步嗎』一篇相發明。

可憐的台灣(二)

這次霧社的革命，消息由帝國主義者所辦的通訊社傳來，斷然極不準確——或竟和事實相反。據說起事的原因，是日本和美國資本家訂定數萬元的『水電合同』，要在台民聚居近水源

天方生

處辦那水電事業，却不知要強佔多少地，坑死溺死多少人。橫豎是死，不如挺而走險，許多婦女自殺以激勵丈夫的決死之心，這義憤是任何國家的革命史所未見的。但我那像馴羊一般的

匪的威力

一笑

本月十八夜，平浦快車，駛到關莊附近，忽開有民團剿匪，車停兩小時，匪散，火車始熄燈，開足馬力通過。

匪只有三十餘人，而且已被民團擊散，則似不足畏矣，乃仍不敢不熄燈，不敢不開馬力，於此足以見匪之威力：呵呵！